

## 念母亲

◎秦素均

母亲去世40周年的纪念日快到了，弟弟早早给我打来电话，体贴地说：“你已经84岁了，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回来了，我们乡下的弟妹们替你磕头、多烧一些纸。”

母亲为我们操劳了一辈子，她刚步入老年时，我们因经济有限和工作忙，没能很好地孝敬她；后来当我们有条件时，她却离开了我们，这成了我一生最大的遗憾，所以我告诉弟弟，这次我一定会回家祭拜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40年前母亲离开我们的情形。她躺在床上，一只眼睛先慢慢地闭上，当她另一只眼睛也渐渐要闭合时，我已无法控制自己，失声哭喊。

我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。母亲个子不高，从小裹了脚，所以劳作起来比一般人更吃力。她前后一生育了两男五女，从未进医院生产，产后也谈不上补充多少营养，而且没几天就下地干农活了。

母亲尽她的能力关爱着我们。我家生第一个小孩时，母亲特地从乡下到城里来照顾，还亲手缝了小衣被，连尿布都做好带来了。

一般大家都说婆媳关系很难相处，而我母亲与几个儿媳都相处得很好，相互之间从未吵过架、红过脸，婆媳关系相当亲密。

我母亲不识字，但她被公认为心灵手巧又勤劳。有新的衣服式样，她总能做出来，我们全家人的衣服、鞋子都是她亲手做的，从未让我们受凉挨冻过。她还经常利用空闲时间帮邻居裁剪衣服，深得好评。

我离家到南通上初中期间，衣服、袜子坏了，从学校带回去后，母亲为了不耽误我上学，都是连夜在油灯下一针一线补好。每年冬天，母亲总会替我做一双新棉鞋，真是穿在脚上、暖在心里啊！

我上中学时，家离学校20多里，全靠自己走。初一时人小腿短，走得实在辛苦，有一回甚至哭着表示不想上学去了。母亲并未怪我，而是带我到临近的供销社，买了一碗热腾腾的面让我慢慢吃下去，缓解了我的情绪，我终于肯去上学了。母亲虽然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，但她多么能理解自己的孩子啊！

我母亲对老人更是体贴孝顺。我祖母眼力极差，后来变成了瞎子。母亲对她像对亲生母亲一样关心照顾。祖母临终前好几个月，大小便都弄在床上，都是母亲为她料理清洗，伺候得好好的。其实我的曾祖母临终前也是我母亲照料的，她从未有过一次抱怨。当时的左邻右舍对我母亲的孝顺称赞有佳，至今提到都赞不绝口。

母亲对我们从未提过任何要求，直到病危时，她预感到时日无多，挂念着父亲以后的生活，交代我说：“我如去世，原来你贴家用的钱还要如数交给你父亲。他年老，用钱要多一些。”我和爱人后来一直照办。

我的母亲一生虽然没有为社会做出什么大的业绩，但在我们的心目中，她就是伟大的母亲。她的音容笑貌和对我的谆谆教诲，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。



童心未泯

◎子穆

## 平时就得广积粮

◎赵国庆

从事文字工作多年，退休后回想总结，我发现：无论是在党政机关还是军事机关，要想面对临时性、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也能不惊不乱，最重要的是平时就要熟悉情况、加强写作素材的积累和“储备”，做到手中有粮、心中不慌。

1979年，我在南京军区某师536团政治处宣传股初任干事时，刚从基层到机关，没有经验，股长叫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满足于完成一时的任务。1981年下半年，股长去南京政治学院进修后，宣传股由我临时负责。我整天疲于应付，不懂得素材积累的重要性，常常被突击性文字材料任务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1983年年初，第60军在536团召开新老兵分编分训现场会，一开始团里只安排了一份政治教育经验介绍，军工作组进驻团部后，临时决定增加两份材料，一份是全团战士文化教育经验，另一份是连队俱乐部开展文体活动的经验。3份材料都是宣传教育口子上的。这时距离现场会召开只有一个星期，材料组一时调整不出力量来，宣传口子的材料理所当然地都落到我一个人的肩上。

由于手上没有更多素材，我只好临时下连寻找、挖掘，白天调查采访，夜里在灯下爬格子，两天一篇材料，一个星期内基本没有睡觉。当最后一篇经验材料在天亮时塞进工作组宿舍门缝时，我累得差点趴了下来，回到宿舍后，衣服、皮鞋都没脱，躺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
这次任务完成后，工作组对我

的突击应变给予了表扬，而我心里十分明白，要是平时多积累，就不会这样累。此后，我头脑里时刻有“储备粮食”的意识，收集、记录了大量素材。这一习惯给后来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，遇到临时突击性写作任务，随时拿得出来。

记忆最深的是1996年9月中旬，我出差途中，南通军分区首长让我连夜写一份经验材料，讲讲军分区是如何抓到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这个全国典型的。

1996年3月，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被中共中央华东局、南京军区命名为“红旗民兵团”。1996年5月，江苏省在海安县召开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30周年纪念大会，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迟浩田上将应邀出席。

为做好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的宣传报道，时任南通军分区政治部宣传保卫科科长的我，一年前就在军分区副政委王印庭、政治部副主任何锦泉的带领下，在角斜蹲点，深入村组和群众家中调查研究。其间，我查阅了“红旗民兵团”命名以来的所有新闻宣传资料、工作总结和大事记，积累了大量素材，纪念大会前后，写出了《红旗飘飘30年》经验通讯以及《中南海的红旗情》《许世友的红旗情》等系列报道。1996年9月，“红旗民兵团”作为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在全国民兵预备役战线上树起的一面旗帜，引起解放军总部机关和首都新闻界的关注，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，特邀南京军区政治

部群工部和江苏省军区政治部新闻组赴京介绍“红旗民兵团”事迹。

9月中旬，我带着“红旗民兵团”的事迹材料、纪实通讯等重头稿件，提前一天赶到了南京，却临时接到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张树民大校的电话，说南通军分区还要提供一份如何培养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这个典型的经验，要我突击写一下。军令如山倒，不好讲价钱。然而，领导预先没有布置，手上没有参考材料也没有工作日记，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

晚饭后，我在招待所四周连转了好几圈，一方面稳定自己的情绪，另一方面快速回忆梳理那几年军分区党委、首长所做的工作，如军分区党委常委会的几次专题研究以及我随司令员、政委几次去角斜检查民兵工作和蹲点期间的所见所闻等。有几个数据和日期吃不准，我随即与有关同志联系、核实。大约8点钟，我回到了房间，从标题制作到完成初稿，用了4个多小时，写成了《在揭短中帮 在摔打中扶——南通军分区抓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的经验》。第二天一早，反复推敲后，我请招待所打印传真到军分区。军分区首长审阅后回复“很好”。

带着一套角斜“红旗民兵团”事迹、经验和这份墨迹未干的打印材料，当天下午，我和军区、省军区政治部有关首长、工作人员，从南京禄口机场飞到了北京。这份临时追加的经验，分别被《中国国防报》《中国民兵》以及国防大学的《国防》等报刊刊登。

## 小老师

◎明伟方

那个老借口搬出来。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子连忙跑过来说：“奶奶不怕。今天，你们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吃西餐。”

我和老伴带着孙子来到西餐厅。入座后，孙子学着平时去饭店的样子，大大方方地喊来服务员，说：“姐姐，我们不太知道怎么吃西餐，请你教教，好吗？”

“好啊，真是个乖孩子！”服务员小姐姐一个劲地夸奖孙子道。

那天餐厅里正好人不多，小姐姐就耐心地教我们如何使用餐具，又介绍了一些吃西餐的小常识。我和老伴当然没有小孙子学得快，他学会了又来教我们，大家没有丝毫的尴尬和难为情。孙子自己要吃，又要教我们，忙得不亦乐乎。对小家伙来说，这真不亚于一堂劳动技能课啊！

这顿西餐不仅让我们过了把瘾，而且给了孙子一次表现的机会，值！